

网络汉语致使式的生成机制与语义演变分析

陈 怡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5日

摘 要

本文基于构式语法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 对网络汉语中“致使式”的生成机制与语义演变进行系统分析。通过区分“传统的”“网络的”与“典型的”三种致使表达类型, 探讨其在形式、语义与语用三个层面的特征与变化。研究重点围绕“构式压制、拓扑性、理据性、人旨性动”等生成机制展开, 揭示致使式在网络语境中的认知演变规律, 并展望其发展趋势, 为汉语网络语言的规范化与教学提供启示。

关键词

网络汉语, 致使式, 构式压制, 拓扑性, 认知演变, 语用驱动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Semantic Evolution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Internet Chinese

Yi Ch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rch 22, 2026; accepted: May 7, 2026; published: May 25, 2026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Cognitive Grammar,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semantic evolution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Internet Chinese. By distinguishing three types of causative expressions: “traditional”, “Internet”, and “typical”, it explore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s at the levels of form,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s such as “constructional coercion, topologicality, iconicity, and agentivity”, revealing the cognitive evolution patterns of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in the Internet context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ir development trends, provid-

ing insights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teaching of Internet Chinese.

Keywords

Internet Chinese,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Constructional Coercion, Topologicality, Cognitive Evolution, Pragmatically-Drive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普及与数字交际场景渗透，网络汉语已成为现代汉语中活跃的变体，依托各类社交平台形成了简洁、创新、互动的表达体系。

致使式是汉语表达因果关系的重要范畴。传统致使式如“使、令、让”句、“把”字句与“被”字句的致使用法、“V得”结构等，句法完整、语义明确。在网络语境中，为满足即时、简洁与情感表达的需求，致使式发生了形式简化、语义泛化、语用强化等变化，产生了“笑死我了”“给我整不会了”“让人破防”等特色表达。

目前，学界针对网络汉语致使式的系统性研究尚存在明显欠缺。基于此，本文以构式语法与认知语法为双重理论视角，搭建系统的研究分析框架，系统梳理网络汉语致使式的具体类型与表达特征，深入剖析其生成机制与语义演变的内在规律，同时结合近年来网络平台的实际语料案例开展实证分析，以期填补该领域的研究空白，为汉语相关研究及教学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与支撑。现有研究多从模因传播或社会心态表征[1]角度分析网络热词，但针对网络致使构式的系统性句法-语义研究仍显不足。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将微观构式分析与宏观社会认知相结合。

2. 理论框架

2.1. 构式语法理论

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由Goldberg等人提出，旨在批判生成语法的“词汇中心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构式语法强调以形式和意义配对为基础的构式系统在语言形成和变化、习得和加工中的核心地位[2]。其核心观点是“构式是语言的基本单位”，构式定义为“形式与意义的配对体”，即任何语言结构，只要其形式与意义的结合具有不可预测性，即可视为独立的构式。这一理论强调语言的意义由词汇意义与构式意义共同作用，构式本身具有独立的语义价值与句法规则。

构式压制(Constructional Coercion)是构式语法的核心概念。Goldberg指出构式可强制词项改变其论元结构和语义特征[3]。近年来，学界进一步强调构式网络的动态互动性，施春宏提出构式网络通过压制、反馈等机制实现“互动互塑”，这为解释网络致使式如何在交际中快速固化提供了新视角[4]。此外，Goldberg提出的“CENCE ME”原则强调了记忆与使用频率在构式能产性中的关键作用[5]，这直接解释了为何“笑死我了”等高频率网络构式能迅速被语言社区接纳。

2.2. 认知语法学理论

认知语法学(Cognitive Grammar)由Langacker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核心观点是“语言是认知的产物，语言结构反映人类的认知结构”[6]。该理论认为，语言的意义源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体验与概念化，

句法结构是认知结构的投射。人类的认知活动具有主观性、体验性和隐喻性，这些特征深刻影响语言的生成与发展。核心概念包括：

(1) 意象图式：连接具体体验与抽象意义。因果意象图式是致使式的核心。

(2) 概念隐喻：通过具体概念理解抽象概念，驱动网络致使式的语义拓展，如“破防”从“突破实体防线”映射到“突破心理防线”。

(3) 范畴化：传统致使式为范畴核心成员，网络致使式作为边缘成员通过相似性被纳入，丰富范畴内涵。

综上，构式语法为我们解读网络汉语致使式的生成机制与结构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而认知语法学则帮助我们揭示其语义演变的认知理据与规律，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印证，能够全面、深入地解读网络汉语致使式的生成与演变现象，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3. 网络汉语致使式的类型与表现形式

结合网络汉语致使式的形式特征、语义内涵与语用功能，参考其与传统致使式的关联程度，本文将网络汉语致使式明确分为三类：传统致使式、网络致使式与典型致使式。这三类致使式在形式、语义、语用三个层面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化特征，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网络汉语致使式的完整体系。其中，网络致使式与典型致使式是网络语境下的创新性表达，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以下结合近年来网络平台高频出现的热门案例，对三类致使式的表现形式与核心特征进行详细分析。

3.1. 传统致使式：网络语境中的保留与沿用

传统致使式是指在传统汉语中已形成固定表达规范，在网络语境中被直接保留、沿用，未发生明显形式异化与语义偏移的致使表达形式。其核心特征是句法结构完整、语义指向明确、语用功能相对单一，主要用于传递客观的致使关系，与传统书面汉语、日常口语中的致使式基本一致，是网络汉语与传统汉语传承关系的直接体现。其主要形式包括：

(1) 由“使、令、让、叫”等致使介词引导的致使句式，其基本结构为“致使者 + 使/令/让/叫 + 受使者 + 谓词性成分(致使结果)”。这类句式是传统致使式中最典型、最常用的形式，在网络语境中主要用于相对正式的交际场景，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严肃性。例如：“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使多个地区出现洪涝灾害，让当地居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他的真诚与坚持，令所有网友深受感动，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公益事业。”

(2) 由“把、被”等介词引导的致使句式，即“把”字句与“被”字句的致使用法，其基本结构分别为“致使者 + 把 + 受使者 + 谓词性成分(致使结果)”“受使者 + 被 + 致使者 + 谓词性成分(致使结果)”。这类句式在网络语境中多用于表达较强的致使力度，语气相对直接。例如：“不良商家的虚假宣传，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侵害了，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她被网友的恶意评论深深伤害，不得不暂时退出网络平台。”

(3) “V得”结构的致使用法，其基本结构为“致使者 + V + 得 + 受使者 + 谓词性成分(致使结果)”。这类句式侧重描述致使结果的程度，在网络语境中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多出现于情感表达相对温和的场景。例如：“这件事做得太过分，气得网友们纷纷留言指责。”“他讲的笑话太好笑，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网络中整体未异化，偶有简洁化、口语化微调，体现了与传统汉语的传承。

3.2. 网络致使式：网络语境中的创新与异化

基于传统致使式核心语义框架，为满足网络交际即时、简洁、互动需求，通过形式简化、词汇创新、

语义拓展形成的新型表达。形式灵活，语义丰富，情感强烈。

3.2.1. 案例一：“笑死我了”——情感强化型网络致使式

“笑死我了”是2020年以来网络平台高频使用的致使式表达，衍生出“笑晕我了”“笑不活了”“笑发财了”等多种变体，广泛应用于微博、抖音、小红书、B站等平台，成为表达愉悦、调侃、嘲讽等情感的常用句式，并逐渐渗透到日常口语中。“笑发财了”作为春节限定变体，因包含“发财”的美好祝愿，在节日期间传播广泛，丰富了该构式的语义内涵与使用场景。

从结构形式上看，“笑死我了”打破传统致使式的完整结构，基本形式为“V死+受使者”，其中“V”为动词“笑”，“死”为极性程度补语，用于夸张地强化“笑”的程度，受使者为“我”或其他人称代词，省略了致使者，属于省略式致使结构。与传统致使式“笑得我直不起腰”相比，形式更简洁，符合网络交际的需求。

从语义内涵上看，“笑死我了”的核心语义是“主观体验”，而非传统致使式中的“客观致使”。其中，“死”不再表示实际的“死亡”，而是作为极性程度补语，用于夸张地强化“笑”的程度，表达极度愉悦、难以自控的情绪。根据上下文不同，“笑死我了”的情感倾向多样：愉悦、调侃、嘲讽等。

从语用功能上看，根据对微博、抖音等平台语料的观察，“笑死我了”主要承担情感强化标记与互动开启者的角色。例如，在评论“猫拆家”视频时，用户留言“刷到猫拆家的视频，笑死我了，猫咪的破坏力也太强了吧！”。在此语境中，“笑死我了”并非陈述客观生理反应，而是作为话语标记，其功能可能包括：① 夸张化表达以宣泄愉悦情绪；② 通过共享情感体验拉近与网友的距离，寻求互动共鸣。这种用法反映了网络交际中“情感优先于信息”的语用倾向。

3.2.2. 案例二：“给我整不会了”——无奈调侃型网络致使式

“给我整不会了”是2021年以来网络平台流行的致使式表达，衍生出“给我整懵了”“给我整破防了”“给我整emo了”等多种变体。其中，“整”作为高频使用的口语动词，意为“使、让、弄”，替代了传统致使式中的“使、令、让”等介词，基本结构为“给+受使者+整+谓词性成分(致使结果)”。

从结构形式上看，该表达属于简化式致使结构，省略了致使者，形式简洁、口语化特征明显，符合网络交际的需求。与传统致使式相比，它无需严格遵循句法规则，可灵活搭配不同谓词性成分，表达多种致使结果。

从语义内涵上看，其核心语义是“某种事物促使受使者产生困惑、无奈、不知所措的心理状态”。其中，“整”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适应不同语义场景：“不会了”引申为“无法理解、无法应对”，强调受使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反应。

从语用功能上看，该表达主要用于表达无奈、调侃、困惑等情感，适用于各类网络互动场景，如吐槽、分享日常、评论热点事件等。例如：

- (1) “老板让我写方案，结果三遍都不满意，给我整不会了，到底什么是接地气？”
- (2) “科普视频讲量子力学，越看越懵，给我整不会了，文科生表示听不懂。”
- (3) “做饭时盐放成糖，菜炒糊了，给我整不会了，果然没有做饭天赋。”
- (4) “他做错事还理直气壮反驳我，给我整不会了，这种人太离谱。”

3.2.3. 案例三：“让人破防”——情感共鸣型网络致使式

“让人破防”是2022年以来网络平台最热门的致使式表达之一，衍生出“看哭了让人破防”“直接给我破防了”“太让人破防了”等变体，其中“破防”原本是游戏术语，意为“突破防御、打破防线”，在网络语境中逐渐引申为“突破心理防线，产生强烈的情感波动(如感动、悲伤、崩溃等)”，其基本结构

为“让/使 + 人 + 破防”，其中“人”为受使者(可泛指所有人，也可特指某一群体)，致使者通常位于句首或句末，用于说明“让人破防”的原因。这一表达的流行，甚至影响到青少年群体，有小学老师反映，学生在课堂上会随口说出“我破防了”，可见其传播范围之广。

从结构形式上看，“让人破防”属于半完整式致使结构，保留了传统致使式中的致使介词“让/使”与受使者“人”，但省略了致使结果的具体描述(即“破防”所蕴含的情感状态)，需结合上下文语境推导。与传统致使式相比，这一结构形式简洁、语义凝练，同时融入了网络新词“破防”，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可灵活搭配不同的致使者，适用于不同的交际场景。例如，致使者可以是具体的事件(“消防员救人的场景让人破防”)、具体的话语(“奶奶的一句话让人破防”)，也可以是抽象的情感(“陌生人的善意让人破防”)。

从语义内涵上看，“让人破防”的核心语义是“某种事物(致使者)促使人们(受使者)突破心理防线，产生强烈的情感波动”，致使义相对明显，但语义重点在于受使者的情感体验，而非致使者的行为。其中，“破防”的语义具有多样性，可根据致使者的不同，表达不同的情感倾向：当致使者为令人感动的事物(如亲情故事、公益事件、英雄事迹等)时，“破防”表达的是感动、动容之情；当致使者为令人悲伤、无奈的事物(如苦难经历、负面新闻、生活挫折等)时，“破防”表达的是悲伤、崩溃之情；当致使者为令人愤怒、不满的事物(如恶意行为、不公事件等)时，“破防”表达的是愤怒、不满之情。

“破防”从游戏术语向心理致使义的演变，体现了汉语“动结式”的高度能产性。与英语倾向于使用形容词(如“touching”，“heartbreaking”)表达类似情感不同，汉语网络致使式更倾向于保留强烈的动词性意象(如“破”“崩”)，这可能表明汉语母语者在认知上更习惯将情感波动概念化为一种被外力“击穿”的动态事件。这种差异凸显了汉语致使式在形式-意义配对上的独特性。

从语用功能上看，“让人破防”的核心语用功能是情感共鸣与价值表达，适用于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的情感分享、热点评论等场景。一方面，说话者通过“让人破防”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同时传递自己的价值判断，引发听话者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这一表达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够快速凝聚群体情感，形成共同的情感认知，成为网络中表达情感、传递温度的重要载体。

3.3. 典型致使式：传统与网络的融合与固化

典型致使式是指在网络语境中，基于传统致使式的结构形式，结合网络交际需求，逐渐形成固定表达模式、高频出现的致使式表达。保留传统致使式基本框架(如“令/使/让 + 人 + 谓词性成分”)，但谓词成分多为网络高频情感词汇(如“无语”“崩溃”“暖心”)。兼具结构规范性与网络情感色彩，是传统与网络之间的过渡类型。

与传统致使式相比，典型致使式的语义重点从“客观致使”转向“主观体验”，情感色彩更加强烈，语用功能更加多元；与网络致使式相比，典型致使式的结构更加固定，没有网络致使式那么灵活，省略现象较少，句法规范性相对较强，未出现明显的结构异化。这类致使式在网络语境中使用频率极高，适用于各类交际场景，无论是吐槽、评论、分享日常，还是传递正能量，都能看到其身影。以下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1) “他说话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真令人无语。”——“令人无语”保留了传统致使式“令 + 人 + 谓词性成分”的结构，“无语”是网络高频词汇，表达“无奈、无法理解”的主观情感，兼具规范性与网络特色；

(2) “连续加班一个星期，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真使人崩溃。”——“使人崩溃”保留传统结构，“崩溃”是网络中表达负面情绪的高频词汇，传递“极度疲惫、无法承受”的主观体验；

(3) “地铁上有人大声外放视频，声音刺耳，让人窒息。”——“让人窒息”保留传统结构，“窒息”

在网络语境中引申为“令人难以忍受”，情感色彩强烈；

(4) “他本来答应帮我，结果临时反悔，还找各种借口，太让人下头了。”——“让人下头”保留传统结构，“下头”是网络新词，意为“令人失望、令人反感”，贴合网络交际的情感表达需求；

(5) “陌生人主动帮我扶起摔倒的老人，还送老人去医院，真让人暖心。”——“让人暖心”保留传统结构，“暖心”是网络中表达正面情感的高频词汇，传递“温暖、感动”的主观体验。

4. 生成机制

网络汉语中那些“让人怎样”的句式(致使式)越来越常见，它们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语言变化，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涉及句子结构、人们认知习惯和实际使用场景等多个方面，既包括传统句式对用词的影响和调整，也包含网络环境催生的新型表达形式，更离不开人类思维规律与交际需求的内在推动。基于构式语法和认知语法的理论，本文将网络汉语致使式的形成机制归纳为以下四种：

- (1) 构式压制机制：句子整体结构影响词义和用法；
- (2) 拓扑性机制：表达形式随语境灵活类推与扩展；
- (3) 理据性机制：表达方式受认知理解与逻辑支持；
- (4) 人旨性动机制：服务于说话人意图和交际需要。

4.1. 构式压制：结构层面的核心驱动

构式压制是网络汉语致使式生成的核心机制。构式作为“形式与意义的配对体”，与词汇成分相互作用：构式压制词汇调整语义句法特征以适配自身，词汇反向微调构式，最终形成新的“形式-意义”配对体。这一过程本质是传统致使构式对网络、口语词汇的压制，以及网络语境对传统致使构式的反向压制。

该机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传统致使构式(如“使/令/让 + 受使者 + 谓词性成分”等)对词汇的“选显压制”——突显词汇潜在义项，使其获得致使语义。例如，“破防”(原游戏术语)进入相关构式后，语义调整为“让人突破心理防线”，形成“让人破防”；“整”(原口语动词)变为致使介词，构成“给我整不会了”；“死”作为极性程度补语，形成“笑死我了”。

二是网络语境(即时、简洁、互动需求)对传统致使构式的压制，具体表现为：形式上省略致使者等冗余成分(如“笑死我了”)；语义上弱化客观致使义、强化主观情感；语用功能拓展为情感宣泄、调侃等。

“笑死我了”“让人破防”均是上述机制的产物：传统构式压制词汇调整语义，网络语境推动构式简化、强化情感，最终形成新型致使式。

4.2. 拓扑性：结构与传播的双重支撑

拓扑性(Topology)原本是数学、物理学中的概念，指“事物在形状、大小发生变化时，其核心结构与内在关系保持不变的性质”。在语言学中，拓扑性被引申为“语言结构在形式发生变化时，其核心语义框架与内在句法关系保持不变的性质”。拓扑性机制在网络汉语致使式的生成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义拓扑性，二是形式拓扑性。

语义拓扑性指网络致使式无论形式如何创新，均保留“致使者-致使方式-受使者-致使结果”的核心语义关系，这是其可被理解传播的基础。尽管网络致使式弱化客观致使义、强化主观体验，但核心语义未变，如“笑死我了”“给我整不会了”“让人破防”等，均保留这一核心框架。同时，语义拓扑性为语义拓展提供可能，致使者、受使者、致使结果可涵盖具体与抽象范畴，适配不同交际需求。

形式拓扑性指网络致使式形式多样、模因化，但始终保留传统致使式基本句法关系，形成可复制的

形式模板(如“V死 + 受使者”“给 + 受使者 + 整 + 谓词性成分”等), 适配网络传播需求。

4.3. 理据性：认知层面的支撑与保障

理据性(Motivation)是认知语法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指“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 即语言形式能够表达某种意义的原因与依据”。认知语法学认为, 语言的生成与演变并非任意的, 而是具有一定的理据性, 这种理据性源于人类的身体经验、情感共鸣与社会认知, 是人类认知规律的体现。

(1) 身体经验理据, 即网络致使式源于人类身体经验, 将身体行为、状态映射到语言中。如“笑死我了”将“笑”的身体行为与“极度”的身体体验夸张化; “破防”从“突破实体防线”的身体经验, 映射为“突破心理防线”的语义; “气得我发抖”融入愤怒时的典型身体反应, 均体现了身体经验的支撑, 增强了表达的生动性与可感知性。

(2) 情感共鸣理据, 即网络致使式源于人类共同情感体验, 精准捕捉愉悦、无奈、感动等情绪, 引发群体共鸣。如“让人破防”“给我整不会了”“笑死我了”, 分别对应不同情感体验, 贴合网络交际的情感表达与互动需求, 是其广泛传播的核心动力。

(3) 社会认知理据, 即网络致使式源于共同社会认知与文化背景, 反映当下社会现象、心态与潮流。如“让人破防”体现人们压力大、需情感宣泄的心态; “给我整不会了”调侃社会中的离谱现象; “让人下头”“令人窒息”贴合当下群体认知, 使其具有鲜明时代性, 成为传递社会情感的载体。

4.4. 人旨性动：语用层面的需求驱动

人旨性动(Person-Oriented Motivation), 是指语言的生成与使用, 源于说话者的主观意图与交际需求, 说话者为了达成特定的交际目的, 主动选用或创新语言表达, 调整语言的形式与意义, 使语言表达更符合自己的交际需求即语用驱动, 说话者为达成特定交际意图而主动创新或选用表达。

其驱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 (1) 情感宣泄需求, 这是最基本动力。传统致使式情感中立, 说话者通过创新致使式(如“笑死我了”“让人破防”“给我整不会了”)强化情感, 宣泄愉悦、愤怒、无奈等强烈情绪。
- (2) 互动共鸣需求, 为实现网络互动, 说话者用简洁、情感强烈的致使式(如“笑死我了”“让人破防”)拉近距离、引发共鸣, 推动互动发生。
- (3) 调侃嘲讽需求, 契合网络轻松氛围, 说话者创新口语化、夸张化致使式(如“笑死我了”“让人下头”), 传递调侃、嘲讽或自嘲之意。
- (4) 身份认同需求, 作为网络群体专属语言, 致使式(如“让人破防”“破防”)帮助说话者彰显群体身份(年轻人、游戏群体), 获得群体认同。

综上, 人旨性动驱动网络致使式形式、语义、语用创新; 构式压制、拓扑性、理据性与人旨性动协同作用, 分别提供结构、传播、认知、需求支撑, 共同促成网络汉语致使式的生成与发展。

5. 语义演变(认知)规律

网络汉语致使式的语义演变, 是认知机制作用下的动态调整过程, 核心是语义内涵、指向与功能的系统性变化。结合认知语法相关理论, 其语义演变呈现三大关联递进的核心趋势: 从客观致使到主观体验、从具体行为到心理映射、从个体创新到集体规约, 彰显语言与认知的密切关联。

5.1. 从客观致使到主观体验：致使义弱化与情感义强化

传统致使式核心是客观致使, 侧重描述致使者促使受使者产生的客观状态或行为, 致使义鲜明、情感中立, 语义重点在致使事件本身。而网络致使式受认知主观性与语用需求驱动, 语义转向主观体验,

致使义弱化、情感义强化，重点传递受使者的主观感受与说话者的评价，这是认知主观化的体现。

如传统致使式“笑得我直不起腰”仍侧重客观状态，而网络致使式“笑死我了”“让人破防”“给我整不会了”，均弱化致使义、强化主观情感，语义核心是受使者的愉悦、感动、无奈等体验。需注意，致使义虽弱化但未消亡，仍依托核心语义框架，既实现创新又保留致使式本质。

5.2. 从具体行为到心理映射：隐喻与转喻机制的驱动

传统致使式语义核心是具体可观察的行为或状态，语义指向客观外在事件，适配正式客观的交际场景，符合人类先认知具体事物的习惯。网络致使式则在概念隐喻与转喻驱动下，实现语义从具体行为到心理映射的拓展，将具体致使关系映射到抽象心理状态与社会反应，是认知隐喻化、抽象化的体现。

概念隐喻是核心驱动，通过源域-目标域映射实现语义抽象化，如“破防”从游戏领域“突破实体防线”(源域)映射到“突破心理防线”(目标域)，“窒息”从生理行为映射到心理压抑；转喻起辅助作用，如“笑死我了”用“笑”的具体行为代指愉悦、调侃的心理状态，丰富了致使式的语义与语用功能。

5.3. 从个体创新到集体规约：语义固化与群体共享

网络致使式初始源于个体语言创新，语义灵活不确定、传播范围小，依赖上下文推导。在拓扑性与理据性机制支撑下，经模仿传播，语义逐渐泛化、固化，从个体创新转向集体规约，形成固定语义内涵与表达模式，成为群体共享符号，这是认知范畴化、规约化的体现。

其演变分为语义泛化与语义固化两阶段，如“破防”“笑死我了”从单一语义拓展为多语义，再固化为固定表达。这一过程需满足两个条件：语义符合身体经验、情感共鸣等理据，形式具有可复制性以实现模因化传播。最终推动网络汉语致使式体系完善，体现语言的社会性。

6. 趋势与发展

网络汉语致使式的生成与语义演变，是汉语在数字化交际环境中适应与创新的集中体现，其发展趋势与网络技术迭代、社会文化变迁、人类认知进步及交际需求升级深度绑定。结合前文构式压制、拓扑性、理据性、人旨性动四大生成机制，以及“客观→主观、具体→心理、个体→集体”的语义演变规律，依托近期热门网络案例，未来网络汉语致使式将呈现形式简缩化标签化、语义泛化情感化、场景跨域延伸、规范逐步纳入四大核心趋势，四大趋势相互协同，推动其逐步完善，实现创新与传承的动态平衡。

6.1. 形式更趋向简缩化、标签化，适配网络快速传播需求

网络交际的核心诉求是即时、简洁、高效，这种需求结合拓扑性机制“核心语义框架不变、形式灵活变异”的特征，将驱动网络致使式形式进一步趋向简缩化、标签化。形式简缩化核心是省略冗余成分、压缩结构，保留“致使者-受使者-致使结果”核心框架，仅留关键语义成分，省略部分可通过语境推导。如“让人破防了”简缩为“破防了”，“给我整不会了”简缩为“整不会了”，“令人崩溃”简缩为“崩了”，“笑死我了”变体“笑发财了”既简缩又融入吉祥如意，均大幅提升传播效率。

形式标签化是简缩化的延伸，指致使式成为表达特定情感态度的固定符号，形式固定、语义明确，无需复杂语境即可传递核心情绪，能快速引发群体共鸣。如“破防”可概括各类强烈情绪波动，“整不会了”传递困惑无奈，“笑发财了”表达愉悦调侃，“下头”吐槽不适，这类标签化表达契合网络碎片化、互动性特征，未来将有更多高频致使式实现标签化，强化传播力。

6.2. 语义进一步泛化与情感化，覆盖更广泛的社会心理表达

受概念隐喻、主观化机制及社会心理多元化驱动，结合前文语义演变规律，未来网络致使式语义将

进一步泛化与情感化，从基础情感延伸至复杂社会心理，成为传递焦虑、迷茫等情绪的重要载体。语义泛化体现为语义范围扩大，一个致使式可涵盖多种语义，如“破防”从“突破心理防线”泛化至焦虑、委屈、认同等多种心理，“整不会了”“让人下头”也将进一步拓展语义边界，这本质是概念隐喻机制的作用。

语义情感化指情感色彩更丰富细腻，可根据语境传递不同程度、类型的情感，情感宣泄功能强化。如“笑发财了”可表达愉悦或调侃，“破防”可传递轻微动容、极度悲伤等不同情绪，“崩了”“破防了”更是年轻人宣泄压力的重要载体，贴合其情感需求，与人旨性动机机制高度契合，未来将适配更复杂的情感表达需求。

6.3. 使用场景从网络互动延伸至日常口语，甚至书面语体

当前网络致使式主要用于微博、抖音等平台的互动，场景相对局限。随着网络语言与现实语言深度融合，其使用场景将突破网络边界，实现跨场景传播。向日常口语延伸是主流趋势，其口语化、生动简洁的特点契合日常交流习惯，“笑死我了”“破防了”等已成为年轻人常用语，逐步渗透至不同年龄段，未来渗透将进一步深化。

向书面语体延伸仅局限于高频、高规范、情感适中的致使式，这类表达经长期传播、语义固化，可增强书面语生动性，如“让人破防”“令人感动”已开始出现在媒体评论、散文中，部分语言学论文也开始关注相关致使式。而“笑发财了”等口语化极强的表达，仍将局限于网络与日常口语。

6.4. 部分高频、高接受度致使式，可能逐渐被纳入汉语规范体系

网络语言始终存在创新与规范的辩证关系，未来网络致使式将形成“优胜劣汰”格局，部分高频、高接受度、规范的致使式将纳入汉语规范体系，过于随意低俗的则会被淘汰，这契合构式化理论规律。纳入规范需满足高频使用、高社会接受度、形式语义规范三大条件。

部分高频、高接受度的网络致使式，具备被汉语规范体系逐步接纳的潜在可能。这一过程通常遵循“使用频率→语义固化→语体分化”的路径。例如，“令人无语”已进入日常口语甚至部分书面语体，表明其完成了构式化过程。而“笑死我了”“让人破防”等表达，若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保持高频使用且情感色彩趋于中性，则可能首先在口语规范中站稳脚跟，进而影响媒体语言。然而，受网络语言快速迭代特性的制约，其长期稳定性仍有待观察。

7. 启示

本文通过系统分析网络汉语致使式的类型、生成机制、语义演变规律及发展趋势，结合构式语法与认知语法学理论，依托近期热门网络案例，揭示了其在数字化交际环境中的演变特征与内在规律。基于此，本研究在汉语语言学研究、语言教学实践与社会语言应用层面，具有重要理论启示与实践价值，具体分为形式、语义、语用、教学与规范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为汉语信息时代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7.1. 形式层面：关注结构创新与构式化过程，丰富汉语语法研究

网络汉语致使式的形式创新的是汉语语法适应性演变的重要体现，其简缩化、标签化演变及构式化过程，为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素材。一方面，语法研究应打破传统局限，关注其结构创新，如“给+受使者+整+谓词性成分”等新型构式，以及“破防了”“整不会了”等简缩式的省略规律，结合大规模语料分析演变动因，丰富语法研究内容与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需重点关注其构式化路径，分析从个体创新到集体规约、规范固化的演变过程，探讨网络语境对构式化的影响，为汉语构式化动态演变研究提供新思路。

7.2. 语义层面：重视认知机制作用，深化语言与认知的互动研究

网络汉语致使式的语义演变，本质是概念隐喻、范畴化、主观化等认知机制作用的结果，印证了认知语法“语言是认知产物”的核心观点。语义研究应突破单一语义分析，结合人类身体经验与社会认知，分析语义泛化、情感化的动因——概念隐喻推动语义从具体到抽象映射，范畴化推动语义走向集体规约，主观化推动语义转向主观体验。同时，需关注语义边界模糊性与情感表达细腻性等新特征，深入分析其规律与影响，为现代汉语语义动态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7.3. 语用层面：认可交际功能与身份建构价值，保持规范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网络汉语致使式的生成传播源于语用驱动，兼具信息传递、情感宣泄、互动共鸣等基本功能，以及身份建构、群体认同等深层价值。我们应摒弃对网络语言的片面认知，认可其语用价值：其情感宣泄功能为用户提供便捷渠道，互动共鸣功能拉近群体距离，身份建构功能帮助年轻人实现群体认同。在语言规范中，需平衡创新与规范，对高频、高接受度、规范的致使式保持包容，对低俗、随意的表达适当引导，避免过度干预，实现动态平衡。

7.4. 教学与规范层面：结合实例渗透，平衡传统与创新

网络汉语致使式对汉语教学与语言规范提出了实践要求。教学中，应引入实例融入教学，现代汉语教学可借助其讲解语法与认知理论，引导学生区分规范与不规范表达；对外汉语教学可引入常用实例，帮助留学生了解中国网络文化与汉语动态。语言规范中，需坚守汉语核心规范，传承传统致使式精髓，同时适应发展趋势，将部分规范高频的网络致使式纳入规范体系，加强语料监测，制定合理引导措施，推动其健康发展。

8. 结语

网络汉语致使式是汉语数字化交际中演变的重要语言现象，其生成是构式压制、拓扑性、理据性、人旨性动四大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语义演变呈现“客观→主观、具体→心理、个体→集体”的规律，未来将朝着形式简缩化标签化、语义泛化情感化、场景跨域延伸、规范逐步纳入的方向发展。

本研究基于相关理论框架，区分三种致使式类型，系统分析其生成机制、语义规律、发展趋势及应用启示，初步揭示其演变特征与内在逻辑，丰富了汉语语言学研究内容，为网络语言规范化与教学实践提供参考。同时需指出，本研究存在局限，主要依托近期热门案例，未结合大规模语料库量化分析，也未对比不同网络平台的使用差异。

未来研究可结合大规模语料库开展量化分析，提升研究严谨性；开展跨平台对比研究，分析交际特征对致使式使用的影响；结合跨文化视角，探讨其对外传播与文化输出作用。网络汉语致使式是汉语适应数字化交际的必然结果，未来应持续关注其发展动态，兼顾语言创新与规范，推动汉语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其在数字化交际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郭小安, 段竺辰. “荒诞中的理性”: 网络流行语的语义嬗变及社会心态表征[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59(6): 133-145.
- [2] 卢禹名, 赵博文, 施春宏. 构式语法研究的基本态势与路径探新[J]. 世界汉语教学, 2026, 40(1): 61-75.
- [3] 孙紫涵. 构式压制下的“×里×气”构式[J]. 今古文创, 2022(43): 126-128.
- [4] 施春宏. 构式网络的运作: 在互动中互塑[J]. 世界汉语教学, 2024, 38(1): 11-31.

-
- [5] Goldberg, A.E. (2019) *Explain Me This: Creativity, Competition, and the Partial Productivity of Constru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6] Langacker, R.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